

# 台語文學創作獎

## 小說

### 陳龍廷 〈Ké<sup>n</sup>-kui〉



#### 作者簡介

現任：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教授。

經歷：研究臺灣布袋戲超過30年，擔任過傳藝金曲獎、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、國立傳統藝術中心、文化部傳藝審議委員。2018年策劃兼編寫《布袋戲戀歌：落花斷情雨》劇本，台語小說〈疏開〉獲教育部文學獎、2021年台語散文〈Sín話鬚仔〉獲臺灣文學獎、2022年台語劇本《鬼蝶仔》獲臺南文學獎。

學術著作：《書寫臺灣人·臺灣人書寫：臺灣文學的跨界對話》、《臺灣布袋戲創作論》、《聽布袋戲尪仔唱歌：1960-70年代臺灣布袋戲的角色主題歌》、《庶民生活與歌謠：臺灣北海岸的褒歌考察》、《發現布袋戲：文化生態·表演文本·方法論》、《聽布袋戲：一個臺灣口頭文學研究》、《臺灣布袋戲發展史》。

#### 得獎感言

He無聊ê青春，咱是按怎kiâ<sup>n</sup>過來--ê？早嘛kā放袂記--ah。

有一遍去到彼个有淡薄仔悲傷ê城市，he賣火雞肉飯ê店竟然號做「民主」。

「民主bē-tàng準飯chiah啦！」

有人腳khiau leh，足自然按呢teh chhiàng聲。這烏白罵ê權利，kám真正是家己ùi天頂跋落來--ê？若毋信，去天安門罵小熊維尼罵看覓。

除了擲手表決、喝口號，咱kám會曉討論？Kám會曉思考？

自按呢，我想beh寫「民主」hông準飯chiah ê囡仔古。Koh有解嚴前後，佇校園內真正ê民主第一課，像囡仔teh學kiâ<sup>n</sup>按呢。就算講現此時，咱像teh suh空氣選呢慣習。這好不容易ê火種，嘛隨時有可能hông拍hoa去。

一直kê佇腹肚內ê小說，實在真oh寫。有我數念ê形影，嘛有佇坐車，抑是等領選票ê時，心肝頭不時浮出ê恐怖意象。代誌過足足足久，早to予落葉、塗沙深深埋tiâu leh。Kā掘出來，留予聰明ê你家己去khe考。

送予勇敢ê臺灣人，陪伴你。予你佇thèng候天光ê暗暝，袂孤單。

## Ké<sup>n</sup>-kui

### 1.

George，較靠俗--ê攏kā叫蜚蜚--ê。伊飛機坐足久，來到Han-chí島。竟然有外國ê情報局真chiā好膽，敢派人來美國開鎗拍死一个小說家？奇奇怪怪ê謀殺案，啥物目矚仁phok--出來，抑是心肝iah--出來，攏捌聽過。猶毋捌聽見講手tè仔鑿斷，嘴猶開hā<sup>n</sup>-hā<sup>n</sup>，袂輸著生驚按呢。驗屍照電光，講是ké<sup>n</sup>-kui，腹肚內khê一粒像貢丸ê物。剖開一看，紙liáu，鑑定講是死者ê手筆：

古早古早佇足遠ê所在，有一个動物起造ê國家。狗王予人趕走了後，新ê國王是大隻豬公，圓liàn-liàn，一來就展笑容。

「親愛ê同胞，我愛恁！民主就是按呢啦！恁是民，我就是主。主就是光，賜恁攏看有。主就是路，咱鬥陣來kiā<sup>n</sup>民主ê大路！這路thàng去到toeh？天國啦！」

「主公！主公！」逐家喝kah強beh起痛。

「Mô<sup>-o</sup>……」牛哥嘛綴leh叫。

五千年ê歷史有夠重要ê重要，主公講kah嘴角全波。

伊設一个神祕ê大火爐，號做「留念」。只要予看著鑿目、厭氣ê小說、新聞、相片、影片攏kā tàn--入去，燒燒掉……。

主公偉大ê形影，毋但印佇銀票頂，連圓環、機場、車頭、學

校、軍營一四界，chhāi kah滿滿是。

三更半暝，微微笑ê銅像to開始khōa-khōa念。

「有真濟歹人放刁講，beh kā咱折chia<sup>h</sup>落腹。永遠ê戒嚴、永遠ê臨時總動員，chia<sup>h</sup>會安全……」

低沉ê聲音chng入眠床頂，予逐家睏kah真落眠。

到路尾手逐家攏做全款ê美夢，koh會陷眠喔！

見若主公生日，攏獻出恁ê牛聲馬喉、羊me鵝oai<sup>n</sup> kā讚聲，呵啫kah予尾liu攏翹--起來。

「主……公，你是民主ê燈塔，主……公，你是世界ê英雄，你是宇宙ê救星……」

「Mô<sup>-o</sup>……」雄雄一聲放銃，是上婿氣ê煞尾。

銅像目矚仁一tng輪，siáng佇尻川後chhi-bú-chhī-chhū講啥，伊攏總知。

有一遍火雞去kā牛哥投，kiak-kiak叫，像teh彈機關銃。

「He豬公ho<sup>h</sup>，真正有夠巧，koh有夠骨力啦！按呢骨力thún、骨力piah、骨力ni，koh骨力chhng！講著chia<sup>h</sup>，認真拍拚從頭前，隨hut了了；講著做，夭壽pîn情兼lám-nōa，干焦練痛話上khiàng niā。He嘴斗是夭壽好，甜鹹chiā<sup>n</sup>無嫌啦！你毋thang看伊按呢kiā<sup>n</sup>路sô-sô，目矚lô-lô，伊chia<sup>h</sup> kah油sé-sé、肥chut-chut，猶想beh做皇帝喔，萬衰萬萬衰……，koh beh傳予恁豬囤豬孫。攏袂記得伊較早teh落衰走路，倚山山崩、倚壁壁倒，四界teh走ma-lá-sóng，走hông jiok--ê著冠軍，是咱好心kā收留呢！真正較輸狗王，雖是有較歹來講，嘛猶會替咱顧厝……」

「Mô<sup>-o</sup>……」輕輕應一聲。

彼工半暝，火雞隨拍毋見，牛哥嘛失蹤。

「哼！去kā天公借膽--ah？竟然敢滿四界放毒，講我魔王？Kā我chih iāng koh kā我làu氣，害我卸世眾，實在有夠毋siauh-hiau<sup>h</sup>！這真正是鬼島……」主公氣kàh，紅珠筆kā註一字死。

自按呢毋是攢牛肉麵，就是出火雞肉飯，攏chiáh免驚--ê。

Chiáh好，鬥sio報喔！世界上好chiáh ê「民主」來囉！

毋但掠來劍，koh liô-liô剝剝--leh，捉來煮。隨kā sut了了，世間嘛較se-lang。

兇手掠著了後，講無冤無仇。

手tê爲啥鑿斷？Siáng指使--ê？毋講。

原本攏羅馬字ê手稿？講he拍算法文，看無。

這佢幕後ê陰謀者凡勢有關係？George自按呢來學台語，蹣草山彼款有花園、有壁爐ê別莊，是戰後起ê美軍宿舍。

伊定定入去暫一間冊店，量約兩坪大niâ。講賣冊袂輸喝玲瓏--leh，號做「玲瓏冊店」。

「頭家娘？」

「我毋是頭家娘，我慫小妹啦！Beh影印先注文，印好chiah來提héh！」

較熟了後，講慫兄哥會予學生囡仔害死，日也印、暝也印，定定teh趕暝工。無疑物肝生歹物仔……。

尾仔櫃臺換一个生份人佇遐，掛烏框ê目鏡，笑起來嘴齒黃gìm-gìm、烏銑烏銑，是薰chiáh真厚ê人。

「我新來ê頭家啦！人攏叫我駱駝khok。」

「哪叫按呢？」

「我àh知？」伊笑笑。

有像助教ê人客來，清彩掀掀--leh。

「Chit本lōa濟？」

「拍八折啦！」

「遐貴？」幹leh隨走。

「彼款人我上看袂起啦！Kám有精差he十籮、五籮？Kā當做菜市仔買菜喔？買冊是kā人ê智識買轉--去，若無欣賞規氣mài買！Koh kā我嫌貴？講he啥物智識份子，我攏無ài siàn！」伊吐一嘴薰。

「我想beh學台語，看有人beh學英語--無？交換！」

「好，我kā你鬥斟酌！」

## 2.

讀高中彼站若歇熱，Theresa攏蹣慫表姊遐。逐工透早，伊攏騎自輪車去圖書館。彼一工真熱真翕，連清亮ê樹蟬攏恬靜無聲。

奇怪？佇遐一陣人teh會。

「Kám跳樓？」

「手骨夯懸，koh khian-thian khian-thian？」

「凡勢是在生ê時，hông吊--leh？」

「拍算猶teh拚命喝咻？」

「Teh咻啥？」

「恁兜火燒厝喔！睏去--ê，看kám喝會精神未？」

「鞋仔哪有seh……，seh腳尾錢ha<sup>h</sup>？」

「無的確he……，he是去予……，殭屍害死--ê？」

「亂講話！不怕被捉去槍斃？」教官足歹聲嗽，緊叫人提布kā khàm--起來，現場封鎖。

逐家恬恬緊走。

奇怪ê屍體予Theresa印象真深，消息封鎖真久。

後來chiah知影是美國ê數學教授，贊助過黨外雜誌，煞變烏名單，護照hông扣--leh，過身進前koh予警總掠--去……。人命kám真正遐無值錢？出在hông糟躉，清彩hông hôe-hôe--死？

雖然考tiâu英語系，Theresa嘛去政治系修課，定定kā報紙影印準教材。第一擺chiah讀著Han-chî島軍法大審判，chiân有意思，伊攏認真teh寫筆記。

按呢趣味喔！蜚蜚--ê嘛想beh去聽課，毋過真失望。

開學第一擺上課，老師宣布：「以後攏免點名，beh上毋上，出在恁啦！」

伊家已面向烏枋，按照課本一字一字念，念煞下課。

哪按呢？

有人定定kā Theresa借筆記，beh學期尾chiah來還，koh掩掩搵搵、神神祕祕。

「He是你呢，chiah偷講予你聽！」

「無，mài講to汰！」

「我是退伍了chiah來讀冊--ê。做兵ho<sup>h</sup>，根本是烏khâm-khâm，攏嘛khâm kah密chih-chih。一下kiâ<sup>n</sup>出軍營，大街路上ê公車照常按呢駛，逐家攏照常上下班，顛倒像假--ê全款。兵營啥物怪事嘛有，三更半暝，便所ê怪聲我嘛捌聽見。有人講he怨氣siu<sup>n</sup>重……」

「有鬼喔？你kám袂驚？」

「鬼哪有啥好驚--ê？人chiâh人，真正比鬼猶較恐怖千萬倍。有--ê青春予縛kah死死死，無法度koh轉--去，逐日尾暗仔kā思念故鄉ê歌唱--leh，目屎流流leh，chiah去睏。軍中有八三么，你kám知？有--ê袂堪得hông罵糞掃，一下起痲，銃捎leh，去餐廳烏白彈；嘛捌有半暝仔hông khâm布袋，拖--出去春。菜鳥仔若硬kā操操死，攏嘛the講伊家己想袂

開--ê。嘛有人siu<sup>n</sup>過頭條直，無疑悟擋著人億來億去ê橫財，自按呢hông創孔kā害死，屍體tàn落大海，連按怎死--ê嘛毋知。是講你kám高中、大學一直讀--去？」

「Hè<sup>n</sup>啊！」

「彼款奇怪ê權力，你毋知啦！跣遐無入黨，根本活袂--落去……」

「入黨kám著ài人介紹？」

「銀票ê尪仔頭，阮ài kā嘜一下……」

「按呢毋足無衛生？」

「Koh ài提起一條足粗足大條，金光閃閃，iáp-iáp-sih喔！烏kah會反金，彼款烏金……」

「啥物烏金？」

「祕結tè<sup>n</sup> kah嚶嚶叫he啊……」

「Hm<sup>n</sup>……，he毋臭káh？」

「袂--ah，攏袂臭！摸--起來ta-khiauh-khiauh，袂沐手，koh輕蠓蠓喔！阮著咒詛講beh做伊ê目調、做伊ê耳仔。奇怪？定定感覺he銀票ê尪仔頭，耳孔不時ngiauh利利teh偷聽。」

「Kám著做啥？」

「只是teh起牆仔。」

「牆仔？」

「等牆仔起好，逐家嘛攏予關佇內底。」

「按呢kám有較勢？」

「另日留學轉--來，嘛是響叮噹ê大腳siàu！Beh做啥物大官虎，攏出在我檢！」

「你毋人講ê細胞？」

「其實是病毒啦，外表絕對看袂出--來！完全無色、無味，俗人濫陣，講話kiâ<sup>n</sup>踏攏俗人全款。」

「人哪講恁抓耙仔？」

「這天下一大祕密啦！咱掠叫頂面--ê像死神，筆一下起落，隨beh死人--ah。其實伊是驚家己像雞毛遐呢輕，風一吹to無--去？人對伊笑，無定著是beh放暗箭？暗時暍袂去，翻來翻去烏白想，心肝內遮癢、遐癢，比咱身軀--ê猶較癢，koh抓袂著。若beh遮耙、遐抓……」

「毋攏靠恁？」

「唉咿？講話較客氣--leh！另日仔ho<sup>h</sup>，你chiah會知影我有lōa揚氣！是講……你有teh介紹聽證會ê制度？」

「He刊佇校刊--ê，你也有看著？我用略仔滾笑ê氣口，表達對公平正義ê向望……」

「你siu<sup>n</sup>政治化啦！按呢無乖！頂面--ê攏嘛講，死老百姓叫他們做，乖乖照做就好！予知影遐濟beh創啥？」

過無lōa久，Theresa予調查局請去chiáh牛肉麵。肉一下chiáh落喉，無滋無味，敢若聽著無辜ê哭聲「mô--o……」

Hông出賣去--ah！Theresa足激動嘛足怨感。

彼陣chiah知影私底下講ê話，毋知tī時變做抓耙仔ê報告？連好心借人ê筆記嘛是。系主任予警總掠--去，無定著嘛是予害--ê？

### 3.

「滿四界攏抓耙仔，ài細膩喔！您定定偷聽人上課，無to冊店烏白巡，連社團ê留言簿嘛來teh偷掀……」

Theresa講kah予志明仔心驚驚。人ah看無有第三支腳--ah，beh哪知影siáng是抓耙仔？

伊好心kā玲瓏冊店ê頭家娘講。

「小心匪諜就在你身邊！」阿菊笑笑。

志明仔在來對政治攏無興趣，連帶嘛懷疑報紙寫--ê。

「彼下晡有同學講beh補習。無風無搖，Han-chî島代誌攏猶未發生，鎮暴車早to停踎學校ê牆仔邊等--ah。伊懷疑講，無定著he是挖好ê陷阱佇遐tng？」

「難道你不相信政府的話？」朋友面chhiu<sup>n</sup>隨捋--起來。

語言ê暴力，予恁ê中央隔一條大圳溝。

有一擺彼个朋友刁工kā講：「有人街頭遊行，說要住民自決。什麼自決嗎？自殺啦！自決？」

雖然伊足想beh kā應，咱ê未來beh按怎kiàn<sup>n</sup>，kám免予咱斟酌想看見？

毋過猶是恬恬攏無應、假影無聽見，只是想beh留予家己喘氣ê自由。原早掠準交情真好ê朋友，嘛無koh講話--ah。

嘛有厝邊講beh交作業，青pōng白pōng走來恰伊拍lā涼，koh kā翕相。上離奇--ê，彼張相片tàn佇翕相館，無意中hông祛著，透過幾nā手，志明仔chiah看著。

Kám講he「作業」是beh交予頂面ê報告？

捌申請過王育德ê獎學金。海外寄來ê回批，批囊有拆開koh重糊ê痕跡。Kám講刁故意beh予知影，有予警總「特檢處」檢查過？

伊甘願踎孤島顧燈塔，抑是佇沙漠teh修苦行，像七等生小說ê人物，性格孤tak，無ài恰人交陪，甚至是淡薄仔kok-pih，顛倒較自由。

He「抓耙仔」正實koh來恁冊店。

阿菊tng面kā chhiàng：「人講你職業學生喔？」

「憑啥按呢講？你妨礙名譽！」無疑悟hông指出，見笑轉受氣，幹leh緊走。

這是大代誌，阿菊趕緊尋恁趕參詳。

駱駝khok kā教講，「你也袂曉去叫志明仔來對質？」

志明仔喝冤枉，有影好心去予雷噉。

Tng著落雨，志明仔全款佇冊店覘雨。

無疑誤看著人遺言交代，過身二十冬了chiah敢提出來印ê冊。連翹，咱ê話叫做苦nā盤，定定hông種來做籬笆，足臭賤--ê，三不五時to予人修、予人剪。有人講這就是咱ê運命，是hông咒懺--ê，註定永遠攏袂出頭。

毋過he花草是遐呢儼硬，遐呢硬氣。Koh再按怎hông thún踏，嘛拚命beh puh出新ê í<sup>n</sup>，beh出頭天啦！Kám毋是按呢？

#### 4.

螿蜎--ê嘛捌去聽「國父思想」。

He老師像廣播電臺按呢teh放送。

學生囡仔頭犁犁teh看家己ê冊，有--ê phah佇遐睷，較好膽--ê名點了就對後尾門偷走。

伊聽到一半隨擲手。

「頭拄仔teh講he和平統一中國，我攏聽無。」

老師看伊阿tok仔，koh會講台語，足熱情kā解說，無beh koh用武力--ah，向望攏mài戰爭，逐家攏和平，重點beh建設大臺灣。

「Kám ē-tàng koh講較清楚--leh？」

「Thèng候到有一工，您ê民衆生活水準、民主素養、社會制度，攏總提升佢阮全款，彼陣自然就有可能統一。」

「若正實有彼工，到底是恁kā統一，抑是去予統一？」

「到時自然就統一--ah，按呢kám有差？」

「您若要求一定著ài用您ê制度，若毋聽話，beh kā恁掠去新疆勞改。無定著半暝雄雄睷精神，腹肚疼káh，chiah知影腰子hông偷iah一粒--去，按呢kám無差？」

「Ha<sup>n</sup>h？腰子？」

「若無細膩，連腰尺啦、肝啦，攏phàng見！」

「He bē-sái啦！阮beh活著有人ê尊嚴……」

「問題是按呢beh按怎統一？」

「阮beh好好仔拚經濟，無beh koh用武力，嘛無beh佢您接觸，無beh佢您談判……」

「爲啥物毋談判呢？」

「佢您談判，he根本是陷阱。簽任何ê和平協議，就等於是投降。以前幾nā擺ê國共會談，事實證明he根本攏是騙局。1951年西藏政府佢您簽17條ê和平協議，結局全款嘛是予軍隊鎮壓，beh哪有和平？就算講用自焚kā抗議，西藏全款嘛無自由，Dalai Lama只好流亡去外國。」

「這我知啦！問題是恁若經濟、武力愈來愈強，恁kám毋是去予捅--去？」

「彼款束縛ê制度，阮beh哪有可能接受？」

「恁毋？恁毋，您就用強--ê，按呢beh按怎？」

「無論按怎，定著ài和平。這是阮ê主張！」

「恁強強毋，您若強強beh leh？」

「哪有遐呢野蠻--ê？人一講毋niâ，就beh硬掠、硬hop--ê？」

「飛彈若攏對準恁兜，逐家乖乖跪leh投降，按呢kám毋to和平統一？」

「比論講一對男女beh鬥陣，嘛著ài逐家歡喜甘願chiah有可能……」

「世界只有一个中國，您是唯一合法ê代表。您攏堅持按呢講，恁beh按怎？」

「世界只有一个臺灣，唯一有資格決定臺灣命運--ê是臺灣人。阮嘛beh按呢講……」

「若按呢，你支持獨立？」

「Mài講這啦！我是講，無想beh按呢予您統一！」

「無想beh予您統一？你ê意思是講，無想beh統一中國？」

「毋……，毋……，是beh統一……」

「你講kah jû-chháng-chháng，予我聽kah霧sà-sà。Beh統一、無beh統一，kám有全款？」

「無全款！」

「你頭拄仔講，無想beh活佇彼款制度下腳？」

「是！」

「意思是講您若堅持共產主義，恁就一直維持現狀？」

「是！」

「Koh再請教一下，*sovereignty*恁講號做啥？」

「主權。」

「著啦！主權，he是一个國家至高無上ê權利，完全無任何含糊ê空間。政府所有ê制度，無論行政權、司法權、立法權攏是根據這來--ê。若無主權，嘛等於無家己獨立ê行政、司法、立法、軍隊。這你kám有同意？」

「同意。」

「若按呢，統一到底是變成全一个*sovereignty*，抑是維持兩個？」

「當然是變全一个。」

「兩個本來攏無全ê政府統一了後，就變做全一个*sovereignty*。意思是政府體制完全一致，行政、立法、司法嘛完全全款。可是你講無論如何，攏想beh追求自由、民主，koh想beh維持和平。若按呢，你毋to支持臺灣獨立？」

「這……，本來就是兩國……」

「按呢到底beh按怎統一？我根本攏聽無！」

這是螿蜎--ê上厲害ê本等。若予chhng著話縫niâ，袂輸掠著無法度斷根ê病母。無疑誤予捐leh直直問，三問四問，最後哪會牽去遐？」

Hó……，驚--死！

在來「思想」ê課真好賺。課本若寫「2+2=8」，嘛是照按呢教，攏背起來就一百分--ah。學生因仔戇戇呢，攏毋知影老師用心良苦。漢字ê深奧，您beh哪看有啦？「思想」其實是beh教人攏免用頭殼想！

較早您厝邊ê印版社，是kā人鬥印廣告單。有一遍無細膩去印著「臺灣獨立」，嘛害he頭家hông掠--去，連尾手工場自按呢關--起來。烏白想是足危險ê代誌，萬不一磕著思想叛亂罪，看siáng敢頭毛試火？

無疑悟一句來、一句去，煞予牽對遐去。彼款念頭連小想一下嘛毋敢，siáng敢討論？萬不一若予抓耙仔聽著，磕著「二條一」，穩死--ê！He老師驚kah心臟強beh跳--出來，滿面全狗蟻，按呢大粒汗、細粒汗，ò<sup>h</sup>一哺。

原來上課遮趣味啦！永過哪攏毋知？

志明仔您逐家聽kah心適káh。

## 5.

有朋友beh轉來草山開店。

駱駝khok kā笑：「你嘛讀社會tāi畧--ê，猶拚命teh滾躑？」

「我畢業兩、三冬--ah，koh讀啥物大學？」

「Tōa畧池啦！攏總大肥，猶閣有彼款四界nng-chng、無閒chhieh-chhieh--ê，hm……，臭gīa-gīa，哈哈……永過我第一名考tiâu咱哲學研究所，讀無兩冬to毋讀--ah！」

「哪毋讀予了？」

「愈了解ho<sup>h</sup>，予我愈看袂起！」

「是按怎？」

「有--ê一下畢業隨來做助教，過無幾冬，翻身一變就講師--ah。咱讀冊讀kah艱苦chē-kòa，碩士提著嘛定定teh尋無頭路。學問好糗，論文beh哪看有啦？攏嘛啥物老師beh出國，講逐日著ài去恁兜飼狗仔、沃花，日時電火著kā切予hoa，暗時點予光ià<sup>n</sup>-ià<sup>n</sup>，chiah袂予賊仔來kā偷搬厝！無打緊，攏嘛恰有權勢ê人跋nóa，袂輸政治佬仔全款？若kah按呢，規氣直接liáu--落來chhap政治to好！袂癮koh讀--ah！」

「遮足保守--ê呢，你哪beh koh轉--來？」

「這是青春ê浪漫啦！我毋落地獄，siàng beh來救？」

「咱孤一个人面對社會體制，是beh按怎活--落去？」

「死囚仔the！」

「死囚仔the？」

「激予皮皮也繼袂曉？一皮天下無難事。」

「咱一恰人斷交nià，較有--ê攏嘛包袱仔款款--leh，衝頭前走去做外國人。咱較無--ê chiah留leh，按呢叫做貧賤不能移……」

「毋過若張持看，自由、民主kám攏免認真拍拚，會家已ùi天頂跋--落來？咱beh活著有尊嚴，kám攏免有面對拗蠻、惡質ê勇氣？Kám攏免有彼款kā chiáh錢、歪哥chiâu斷根ê決心？」

「若按呢，kám袂tàng ù咱開始，kā遮變做天堂？」

「Sap-sap仔雨落久，炕旱必必開ê ta塗嘛會澹。就算講咱做袂到，後tē人接落去拚。粒積久--來，定著會成功。照我看，畢業彼幾冬上關鍵。真濟人初出社會，予金錢kā sía<sup>n</sup>、予權力kā ngiau，khok一下，雙腳隨嘛跪--落去，人攏走精變形。若三冬過ho<sup>n</sup>h，猶有才調堅持少年時ê純潔，就表示伊有足大ê勇氣。若無變，永遠攏袂變啦！」

駱駝khok kià<sup>n</sup>著路，按呢hián-khōng-hián。出出入入攏駛四輪--ê，o-to-bái邊仔koh ke兩輪。遠遠看著khōng-khiang khōng-khiang ê形影，就知影是伊來。

殘缺對伊來講，親像英雄注定一世人ê孤khùt恰浪漫。

伊真勢拍羽毛球，剖球ê氣勢驚--人，嘛捌用掠篙泗--ê游過日月潭。彼款突破肉體限制ê拚勢恰自信，顛倒有一種迷人ê風采。婿糗蓋在人--ê啦，橫直攏倚靠家己ê道德判斷、智慧恰勇氣。袂輸伊上ài看ê馬蓋先，出門攏毋捌teh紮武器，總是遐呢孤單、大膽，靠家己ê智慧，用人看袂chiū<sup>n</sup>目ê物件，去解決袂輸天大地大ê困難。

隔壁ê頭家私底下kā批評：「查埔人娶某生囡，有家庭--ah，毋thang koh chhap政治啦！店顧予好to好，chhap-chhap he也無湍thang chiáh！」

駱駝khok聽著嘛笑笑。「照按呢講，毋攏猶未娶某、猶未生囡、猶未有家庭進前，彼款讀冊囡仔來chhap政治上好？哈……攏嘛是teh替tah-hia<sup>n</sup>尋走閃ê藉口啦！有ê人心肝毋知是拍缺角，抑是按怎？定定觀佇壁角自悲自嘆、自捆自縛，連小hā<sup>n</sup>一hoà嘛毋敢。咱大人種--ah，kám毋是thèng好大大步kā kià<sup>n</sup>--出去？」

伊做囚仔ê時，序大人teh無閒做工，驚伊烏白走，危險，kā縛蹠桌仔腳。伊無ài hòng縛--leh，koh毋知beh按怎tháu，干焦會曉滾躑。無疑誤愈躑，索仔愈縛愈纏。伊大聲哀，拚命哮，路尾手人chiah kā抱--起來。

「細漢ê時，我就有彼款硬氣。大漢了後，koh愈無ài hòng束縛。咱百姓是政府ê頭家呢！啥物用暗殺，種種恐怖ê手段，beh kā咱ah落底，chiah出在予恁按呢包山包海，chiáh銅chiáh鐵？我beh反抗啦！我liáu--落來chhap政治，儉腸neh肚嘛無要緊，拍死無退--ê啦！」

對著政治，伊有單hng獨味ê看解——政客ho<sup>n</sup>h，攏是teh推銷一款現實無存在ê幻想。

「若按呢，反攻大陸是毋是恁teh喝賣ê幻想？」

「Hô……，he你講--ê，我攏無講喔hèh！」

雄雄幹--leh，講beh山腳尋--人。

全款彼隻四輪ê民主戰車，phuh一下，「飛」落山去--ah。

## 6.

George訂四、五份報紙，毋過根本攏無看，嘛看無。

報紙社論攏寫「絕對不能解除戒嚴！一旦解嚴，共匪馬上打過來！」一般人到底按怎想？

三不五時招人去懲兜，chiah知影戒嚴是無所不至禁，無所不至管。毋是teh禁止集會、遊行niâ，有人講he是teh建造監獄島啦！組黨有黨禁、辦報紙有報禁，辦雜誌、出冊有禁書，出唱片有禁歌，跳舞有舞禁，電影有電檢，學生囡仔嘛有髮禁，koh禁止講台語，無就掛狗牌仔兼罰錢。Beh出國坦坦，嘛有管制。毋但按呢niâ，全國高考錄取ê名額，攏照省籍人數ê比例來分配，國會koh用臨時條款kā凍結，萬年永遠第一屆，攏免改選，有老議員過身去chiah koh補選。

有一擺外交部ê官員嘛來。

蟹蛛--ê講天氣真熱，有想beh去海邊kiâ<sup>n</sup>-kiâ<sup>n</sup> lau-lau--leh，毋過一下去到位niâ，隨有人來kā問。講是驚人偷渡，抑走私。予伊感覺真奇怪？

明明是一塊小島，爲啥物一直講家己是大陸，對四箍圍仔ê大海，顛倒無啥了解？莫怪聽講恁是世界上奇怪ê國家，若hông認定是共產黨--ê，攏免法院審判，thèng好當場開銃拍死。當然我來遮一段時間了，知影毋是按呢啦！

雄雄伊起呷面，目矚chhe<sup>n</sup>-gin-gin，激kah惡kiäk-kiäk。

「恁爲啥beh暗殺阮ê公民？一个人就算講有罪，kám毋免予法院審判？叫人覘佇恁兜ê車庫，直接開銃kā拍死，按呢kám袂siu<sup>n</sup>野蠻？人命呢，毋是狗蟻呢！出在予恁kā jôe-jôe--死喔？Ká清彩？Ká隨便？」

伊氣phut-phut beh替恁ê人出水，刁工帶刺帶骨kā sau-phi。

彼个外交官嘛teh衰--ah hêh！伊是來跋nóa一下niâ，代誌毋是伊惹--ê，嘛毋是新聞局ê發言人，beh按怎應啦？

「烏白講，恐驚家己性命拍phiù。」

自按呢面攏chiâu慄色，跔佇遐一陣青，一陣白，thih-thih-thuh-thuh，真liân回！

志明仔恁攏聽無。

駱駝khok私下kā解說。講是一个作家，gām-gām呢！敢寫冊去khàng著總統ê臭粒仔phi，講伊是雙面刀鬼。平時若予感動著，哭kah驚天動地；若予冷酷--起來呢，隨變面beh刮人。

講寫按呢niâ，袂直--ah。彼工透早伊beh出門，佇車庫頭前hông彈--死。經過FBI調查chiah知影，是烏道ê兄弟千里迢迢飛去到恁遐，一下到位niâ，無分無會，開銃kā拍死……。

## 7.

「學生囡仔來讀冊，爲啥著了冤枉錢買買he《美哉中華》？」

駱駝khok目頭tàng-tàng，雙手一下thián：「看恁啊！無，你來做廖化！」

後來招招--leh，按算註冊彼工beh去校門口giù布條仔。

彼暝志明仔攏睏袂去。

原早猶掠準講家己是春天ê尾蝶仔，thèng好自由飛。

完全透明婿氣ê水珠仔phoah鍊，啥知竟然是蜘蛛網。好佳哉一陣雨。若無，根本毋知影ke<sup>n</sup> kah滿四界，連看袂著ê所在，嘛有一絲一絲佇遐隨風飄。

《美哉中華》予伊想起寒--人teh chiáh火鍋。厝邊逐家相招去山腳買菜，kā大同電鍋ê外oe洗清氣，水先煮予滾，菜爍爍--leh，挾--起來搵醬料to真迷人--ah。彼時kā提來chū，to免驚òe kah滿四界。Chiah飽了後，糞埽收收--leh，chiah做一下tàn掉。橫直逐學期攏著交500箍買--ê，一提過手niâ，清彩掀掀--leh，隨phia<sup>n</sup> leh壁角，攏嘛

趁這機會kā用用掉。

「我最近teh讀《Oedipus》彼齣戲。有一个足有智識ê少年國王Oedipus，伊統治ê國家瘟疫四界滋，嚴重kah攏無法度，從按呢去問神。神明講著ài尋出剖死進前彼个國王ê兇手。Oedipus足認真teh尋，像絞螺仔按呢kā記持絞倒轉--來。到路尾手毋但是teh尋兇手，竟然是teh走尋伊家己ê身世。」

「莫怪真濟小說攏學chit款手路，命案發生了，chiah來尋兇手。」

「走尋兇手，咱攏以為燈仔火擇--leh，踎外口khok-khok從。恁是ù咱ê心肝底去尋，beh認捌咱家己，beh知影咱到底是siáng？莫怪恁會自按呢kiá<sup>n</sup>向文藝復興。」讀美術系ê阿郎真感慨。

「予人感覺悲哀--ê是，像Oedipus彼款超人一等ê智識佻勇氣，原早猶以為家己是飼羊囚仔出身--ê，無疑誤根本是hông放揀ê王子。Koh較恐怖--ê是，剖死老父ê兇手竟然是伊家己。彼齣戲hông感動--ê，毋是beh走尋兇手niâ，是beh按怎面對真相？伊予咱了解講，罪惡佻咱ê距離並無lōa遠。一个beh走尋兇手ê國王，嘛有可能伊本身就是兇手，雖然he是伊完全毋知影ê時發生--ê。」

「故事若徙來咱遮，兇手若準是咱家己，哪有可能beh承認啦？就算攏是假--ê，假仁慈koh好笑神總是有較好看！」

「Oedipus毋但予咱了解講，有社會地位ê人嘛有可能犯罪，koh較重要--ê是，伊有勇氣去面對真相，去承擔彼款ê罪惡。真相定是殘酷--ê。做一个國王，siáng有法度kā處罰？連尾手伊kā目矚chhák予青盲，甘願流浪天涯。」

「按呢kám袂siu<sup>n</sup>過殘酷？」

「He毋像童乩teh操伍寶，phut kah血水仔chhap-chhap滴，規身軀血獅獅？」

「英雄ê血是面對真相ê勇氣，嘛是一款罪ê洗淨。予伊感覺真見笑--ê是，伊永過實在siu<sup>n</sup>過苛頭，chiah看袂清楚衆人敬畏ê運命。目光--ê

若siu<sup>n</sup>過驕傲，顛倒較輸青盲--ê！」

「講著目矚，我上ài聽人teh唱〈Ajia ê孤兒〉。講咱烏色ê目矚仁，有白色ê恐怖。烏暗ê半暝，毋知有佻濟人teh偷póe目屎……」

「Chhím頭仔來讀政治，是足刺激、足心適。咱ê社會現象、政治事件看beh按怎討論，攏出在阮--ê。無疑誤過一學期niâ，雄雄系主任拍毋見，講予警總掠--去，無koh轉--來。路尾手講是叛亂罪啦！逐家攏驚著，siáng敢koh討論？」

「按呢beh按怎上課啊？」

「叛亂罪若成立，唯一死刑呢！日頭赤炎炎，隨人顧性命啦！較有辦法--ê攏轉轉走，干焦我猶戇戇仔踎遮。出社會了後，上好嘛是chiáh肥肥、激thui-thui、妝媵媵、等領薪水……」

「有--ê關佇籠仔內，講beh等軍法審判。He兇手外酷刑你kám知？彼工恁某講去景美beh等開庭，無疑誤電話拍轉--去，攏無人接。拜託人去看覓，chiah知影發生命案。Hó……自我生目矚、發目眉，嘛毋捌看見像這遐呢識--ê！猶有大細漢攏總剖，連六十歲ê老母，七歲ê雙生仔嘛攏beh予死？干焦睇一个九歲ê查某团，好佳哉猶救有轉--來。He七歲大ê細漢囚仔，足古錐ê古錐呢！世間哪有人心肝遐呢粗殘--ê，beh剖會落手？」

「真正有夠橫逆啦！毋拍算beh做一下予總死？」

「剖人毋是teh剖雞、剖豬呢！一般攏是為著錢、為著色，冤仇帶足重--ê，chiah有可能擲刀剖死人，何況規口灶攏beh予死？」

「凡勢就是伊siu<sup>n</sup>有氣魄，毋認罪就毋認啦！Beh剖雞教猴，刁工掠恁兜ê人來剖，koh揀2月28彼一工。看恁會驚--無？」

「兇手可能嘛奉命行事niâ。國家機器嘛像咱人按呢，手擲刀去剖死人，嘛是照頭殼ê意思去做。代誌一旦kah piak--ah，頭殼kám beh家己承認有罪？Kék不kék，寧可手kā剝掉，予兇手永遠袂講話……」

「攏嘛是有權勢ê人teh裁決。代誌做做--leh，chiah逐家尻川祛相倚，互相掩蓋，準有證據早嘛無去--ah。」

「毋知影咱kám有ù遮去認捌咱家己？」

「最近講有嫌疑犯予警察掠去刑kah死，你kám知？」

「正常人若攏無前科--ê，嘛袂有此款麻煩！」

「毋是按呢講啦！猶未予法院審判進前，逐家攏嘛無罪清白--ê。」

「清白ê人，kám有法度證明家己ê清白？」

「毋過現此時公開ê事實就是按呢，攏嘛用戒嚴teh侵犯咱ê人權。尋無證據，就kā人硬刑。清白--ê顛倒變做受害者，實在冤枉喔！唉……，人肉鹹鹹啦，kám毋捌聽見？」

憇南一中ê同學hông叫「怪物」，別人對伊毋是欣羨，甚至是怨妒。

像班長彼款ke了時間ê khoeh，逐家the來the去，攏sak-sak予伊做，全款嘛全校第一名。像三民主義彼款無聊ê科目，伊寫出來ê答案毋但佻課本全款，連標點符號嘛一模一樣，干焦彼科就贏人忝忝--ah。

彼陣庄腳囡仔若考tiâu醫科，袂輸中進士--leh，攏嘛貼紅紙，放炮放kah通庄逐家攏chiâu知。

放榜彼工，憇序大人攏無啥物恭喜ê話，干焦講：「Ta<sup>n</sup>h！一萬箍佇遮提--去啦！以後讀冊錢無夠ho<sup>n</sup>h，家己想辦法hèh！」

憇兜是足散赤，散kah強beh予鬼掠--去，莫怪伊決心beh變成比人強一百倍ê「怪物」。

進前佇厝裡，老父ku佇灶腳，kā四常teh看ê《美麗島》、《自由時代》提來做火引。唉……嘆一聲，連鞭火tòh--起來。火光照著伊恬靜ê目屎，是beh保護序細ê溫柔體貼。

「咱ê話語，hông看做是狗吠火車。人憇只是kā寫--出來niâ，siáng知像縛肉粽按呢，縛縛規摺beh軍法審判？人掠、厝拆，彼款地皮去三寸ê驚惶，逐家攏chhoah leh等？初初戒嚴ê時，我十幾歲囡仔niâ，到

ta<sup>n</sup>五十捅歲--ah，一世人攏teh戒嚴。遮呢恐怖ê大魔咒，著按怎祭改？實在攏想無呢！你猶teh讀冊--leh，囡仔人有耳無嘴，攏毋thang chhap政治啦！以後趁大錢上好niâ……」

聯考beh提懸分確實無簡單，毋過he只是「標準答案」真勢背、真勢記niâ。世間ê問題，kám真正攏有答案？另日咱若tng著離經敗馬，kám會曉家己尋著一條生路？無營養ê話捐leh直直餽，thng了koh再thng，像收費站按呢一直重複。這是teh製造《美麗新世界》ê賤民？憇紅嬰仔ê時，頭殼hông刁故意減少sanso（oxygen），從按呢失去腦智，一世人做戇牛，koh感覺真快樂？

霧夜ê淡水河，身軀發光ê魚佇遐，沓沓仔泗來泗去。一沐一沐，直直浮--起來，烏sim-sim、sàm-iā-iā，有--ê坦覆，有--ê坦笑。斟酌看，浸kah hàng-pū-pū，腳tê、手tê用鐵線kng過，攏水流屍。人血染紅ê溪流，佇遐teh hāi<sup>n</sup>-hāi<sup>n</sup>-chhan、chhng-chhng哮。踎馬場町hông銃殺--ê，攏清彩kā phia<sup>n</sup>--落去，放水流。地獄魔王降臨ê時，遮呢濟冤枉死--ê，連按怎死--ê嘛毋知。烏影一到位，想beh走已經袂赴，早就死佇遐--ah。有--ê無細膩讀著憇討厭ê冊，hông chhiau著，讀冊會自按呢變做「叛亂組織」，大細漢總剿。有--ê只是提錢贊助niâ，嘛繼變做「烏名單」流浪天涯，莫名其妙死佇校園……。

Ta<sup>n</sup>死--ah hèh！Kám會暍暍--leh，半暍仔自按呢hông掠--去，連按怎死--ê嘛毋知？袂得直，逐家beh死全一日？

啊……chhap-chhap伊--ah，規氣mài暍，起來拍蠅！

存辦死--ê，橫直理氣倚予在to好！

## 8.

註冊彼一工透早有淡薄仔涼冷，空氣中嘛有一絲仔火藥味。

按照進前ê計畫，志明仔kā傳單分予來註冊ê同學。有人kā「拒絕花冤枉錢買《美哉中華》」ê白布條仔扭--開。嘛有人teh放送：「需要逐家用行動來支持……」過無幾分鐘，教官歹死死，袂輸雷公sih-nà kiⁿ-khèⁿ叫，布條、宣傳單予搶搶走。六、七個同學攏掠去密室，一个一个隔開問口keng。教官面àu面臭，làu官話kā héⁿ驚：

「立正站好！同學，我告訴你喔！你的人事資料如果註記思想有問題，嘖嘖……這會影響你一輩子喔！哪天想在公家機關工作，唉……很困難喔！」

「買雜誌恰思想kám有啥關係？阮是來註冊--ê，為啥著強迫阮去買無ài tīh ê物件？」

「你為什麼發傳單啊？」

「我beh傳福音啊！」

「傳什麼福音啊？」

「Beh予同學知影講，逐家攏有選擇ê自由。做一个消費者，beh買母買，本來就是阮ê權利。逐家ē-tàng免開彼條冤枉錢啊！」

「操他媽的駱駝，你認識他嗎？」

「彼款動物沙漠chiah有啦！咱遮kám算沙漠？」

「就那個玲瓏書店的老闆？」

「毋知啦！」

「玲瓏書店你常去？」

「冊店，逐問我攏嘛定定去。買冊，kám袂使nih？」

註冊是一關、一關，照順序交錢了chiah準算。Kiāⁿ到《美哉中華》彼關，逐家目矚猶sa-bui sa-bui，毋知影發生啥代誌。干焦有聽著人teh會：

「買買he，根本嘛無人beh看……」

「Chiáh火鍋提來chū一下，to phiaⁿ-hiat-kák！Siuⁿ討債啦！」

「Ē-tàng免買喔？」

「Ká戇kòh？錢siuⁿ濟毋chiah按呢！」

「Kám真正有人遐孝呆--ê？」

「買he beh死？」

「Hiò，he毋戇kah袂耙癢？」

睏死去ê權利hông喝一下，雄雄chiâu精神--起來。袂輸公民投票，beh買毋買ê選擇改變一切，《美哉中華》自按呢無去--ah。

Hông記一支大過，嘛kā當做青春ê金牌。志明仔出大力ù塗腳peh--起來，像學kiāⁿ ê囡仔，按呢hāⁿ一hoáh，細細hoáh niā。雖是猶hián--leh、hián--leh，猶無足在。自由ê好滋味透心涼，伊永遠攏會記得。著ê代誌，攏無後悔--ê。

「恁為啥beh搬走？」

「厝頭家講無ài租阮--ah，毋徙位？」駱駝khok笑笑，連尾手冊店嘛自按呢收--起來。

## 9.

暗殺小說家ê代誌，有將軍hông判刑，講自按呢準煞。真相kám真正像報紙寫--ê按呢？

George是科學ê信徒。伊認定真相只有一个，雖是予茫霧罩tiâu--leh，應該有法度尋著chiah著。

小說，將軍kám看有？Kám有閒工去買來看？

手tê鑿斷？有人講是伊siuⁿ過勢kā獨裁者keng-thé啦！嘛有人替伊喝冤枉！就算講三角六尖、帶刀帶劍，文字攏嘛想像--ê、風聲謗影niā。嘛有人講代誌經過ê事實，真正比he小說koh較識古、koh較殘忍！

貢丸，是完ê暗號？Beh了結啥？有人講he是藥丸，嘛毋知治啥症頭？

手稿畫kah花pa-lí貓，講號做藝術啦！無定著是咒語，較厚譴損--ê按呢講。嘛母知ē-tàng降啥物魔，掠啥物妖？

罪惡ê分工，像蜘蛛絲遐幼路。若準講兇手是車手，將軍嘛算是擔罪ê枉仔頭niâ，幕後的確猶有藏鏡人。到底是siáng遮呢殘？就親像濟濟ê無頭公案，kám有真相？

Beh離開進前，蜚蜚--ê攏猶想無。遮呢大ê打擊予伊規身軀軟sio-sio，原本滿滿ê自信繼攏消風，足鬱卒。

參加「野百合」、反軍人干政彼站，暗時攏睏佇中正廟。彼暝志明仔人忝káh。目睷一下瞞，遠遠聽著銅像àng-àng ê聲teh kauh-kauh念。

「無知就是真理！無知就是力量！無知就是勇氣……」

水晶棺材勻勻仔掀--開。一陣臭風吹--來。彼款àu-lông-lông、臭kā-kā，敢若水溝仔môe，予人鼻著強beh péng腹。

戇面--ê、gām-siâu--ê攏猶睏kah母知人。恁醉giān-giān，頭殼má-se má-se，猶khò-khò想講，等睏醒了後，一切自然to變好。

He殭屍peh--起來，見人便咬。

無疑予咬著，身軀gih--gih-chun，一直拚清汗，面色青損損，白波瀾流流。雄雄規身軀起加lún-sún，目睷吊吊，koh puh一對山豬牙giàng-giàng-giàng、利劍劍。自按呢變做歹chhèng-chhèng、刺giâ-giâ ê怪物，枹sà-sà，烏白捎，烏白咬，chiáh kah嘴hò-kê-kê。伊kô-kô叫、h̄m-h̄m哮，khok-khok從、直直lông。最後變夜婆，一隻一隻消失佇烏暗中。

神祕ê病毒像鬼魂，按呢無聲無說。恐怖ê著人che，恬恬仔炭kah滿四界。街裡ê人猶照常teh上班、做生理、翹街、滾耍笑。規年thàng天，伸手不見五chái ê暗摸摸，kám會天光？

寫批予蜚蜚--ê，志明仔想beh kā講：

「這手稿一chih一chih，一拗一拗。若寬寬仔kā thián--開，是一phō

足大本ê冊，遮有真chiân婿氣ê山嶺、溪流、海岸、城市。墨水ê痕跡有帶著阮深深ê悲哀，koh有覺醒。嘴齒根咬--leh，目屎吞腹內啦！就算講赤手空拳，kah是阮ê故鄉，嘛著ai阮家己來拚……。」

### 評審短評

鄭順聰

Ké<sup>n</sup>-kui，漢字是「哽脛」，意思是物件哽佇嚨喉強欲斷氣，是這篇小說的起頭，比喻臺灣的處境，嘛共主題掙予牢牢。

這篇政治寓言小說，用多變的文體和扭掠手路，寫往過島嶼政治抑壓的歷史：陳文成事件、美麗島事件、臺大哲學系事件、江南案、林宅血案、馬場町刑場、野百合學運，閣有《美哉中華》等。

就語言來講，濟濟的文句有影是婿氣：「你毋thang看伊按呢kiâ<sup>n</sup>路sô-sô，目睷lô-lô，伊chiáh kah油sé-sé、肥chut-chut，猶想beh做皇帝喔。」共台語的特色運用甲真活氣，人物的形象是真拄真。

閣有像「伊甘願踎孤島顧燈塔，抑是佇沙漠teh修苦行，像七等生小說ê人物，性格孤ták，無ài佻人交陪，甚至是淡薄仔kok-pih，顛倒較自由。」用詞束結、準確，共人性一下仔揆開，成做寓言的一部分。

「英雄ê血是面對真相ê勇氣，嘛是一款罪ê洗淨。」這篇小說精彩的語言表現，代表台語文的底蒂都拍在在矣。歷史之終結和新時代，咱好來放手，寫閣較濟無全款的題材和風格，向望台語小說的新樞和大葩尾。